

金

壺

七

墨

比玉樓已刻書目

金壺浪墨

八卷道光甲午至咸豐癸丑

遯墨

四卷咸豐甲寅至同治癸亥

逸墨

二卷同治甲子至癸酉

醉墨

一卷戲墨卷一心影二卷原名金壺淚墨

未刻書目

金壺叢墨

寰海新聞

說環

國朝名人可法錄

比玉樓間話

傳奇四種

管城春
夢呼么

十二紅
鴛鴦印

癸酉夏日林端仁謹錄

序

金臺七墨吾友黃君天河

客遊隨筆所記也書眉刺

尾旁行斜上積稿近尺許

庚申辛酉間一毀於兵

丙寅高郵運河決再損
於水天河又不自收拾聽
其散佚於蛛絲蠹網之
間蓋十之五六矣壬申冬
初高第廣東梁觀侯雲

南楊章武昆玉代為編輯
請付剞劂天河歆珍不以
為可也且曰人世間事莫
不如飄風浮雲鏡光石火
一過而不可留吾適然遇

之少即通於書之里巷垂
環之體河岳以勞手民示
後世然自道光甲午至
同治癸丑先後四十年
中時會之變遷軍務之起

訖與夫耳目聞見可驚可
憐之事生平悲懽離合
之遭按迹而求之觸類而
伸之固已略具一斑矣古人
小說詔紀事實探揚理系

勸戒資懷笑則裁之七墨
有焉

同治十二年閏六月春明倦
客書寓於宜南思補齋

閒情綺思盡刪除解得窮愁始著書不是齊
諧與干寶按神誌恠屬空虛

馬背船唇四十年榮枯哀樂等雲烟文人脩
得靈根在不到蓬萊亦散仙

磨盡金壺墨一丸論文常恨恹心難他年成
就名山業莫作人間稗史看

先生恹意之作
大半選入文稿

茲編其吐
棄糟粕也

滇池年姪楊文斌謹題

金堂浪墨卷一目錄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熙朝財賦

南巡盛典

白首完婚

投火救父

丐女貞烈

王九

鹽商

槽獎

果勇夫人

河工

辛學使

綱鹽改票

堪輿

金陵懷古

陳在衡

神保湖隄

試行海運

王孫

煙草

金壺浪墨卷一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熙朝財賦

壯盛而憶童稚之年。羈旅而思鄉園之樂。亂離初定。而
追溯昇平。如夢如雲。愴恍不可復記。同治甲子冬。籌議
善後。百事易而集貲最難。軍興以來。行鈔票。鑄大錢。抽
釐勸捐。按田科費。蓋理財之計周矣。因憶道光甲午春。
里中諸前輩。過訪先君。各述

熙朝盛事。與夫財用豐嗇之原。今猶約略識之。國家

歲入帑金四千五百萬。以地丁爲最鉅。關稅鹽茶雜課。次之。歲出兵餉官俸漕船河工。與夫太常光祿理藩官。牧所需。恒在四千萬以內。故國初歲有贏餘。聖祖躬行節儉。與海內相休息。宮中諸費。不及明季十分之一。故蠲租減賦。史不絕書。而庫藏充裕。

世宗繼祚。清釐天下糧賦。整齊而振作之。戶部實存銀六千萬兩。直省倉儲米稱是。仁育義正。治然太和。督撫奏報芝草生。慶雲見。河清麟出。麥秀雙歧。諸瑞駢至。山是鴻禧。景福民豐。物阜之盛。萃集於乾隆六十年中。

純皇帝天縱神武。式廓宏規。前二十年。積累尤富。及平伊犁。定準部。又歲加文武養廉。輒以鉅萬計。方是時。海宇安集。甫及百年。承勝朝廢弛之餘。朝野規模未遑潤色。於是廣制作。興土木。內而宮室衙署。外而城郭隄堰之屬。莫不脩廢舉湮。增飾崇麗。凡此均用正帑物。給價工。給值。而弗興徭役。加賦稅。以病民。他若西南兩苑。暢春清漪。靜宜諸園。熱河盤山各山莊。又因祝釐而創普陀宗乘之廟。誕誕禪而建須彌福壽之庵。平準夷興黃教。而築普樂安遠之寺。是則不用正帑。取諸內庫羨。

金華集
餘物給價。工給值。更弗興徭役。加賦稅。以病民。偉乎盛哉。煥一朝之體制。壯萬國之觀瞻。煌煌乎定功保大之規也。泊乎嘉道之間。一平川楚。再定回疆。歲入之數如常。而經費告絀。遂開捐輸事例。有豫工籌餉等名目。沿至於今。近年江南水災。捐賑至百數十萬。則優請獎敘。上年京畿荒旱。潘氏獨捐萬二千兩。則特賞舉人。廣招徠。示鼓勵也。蓋自

宣廟踐極以後。承平又數十年。饑饉間至。官吏恬熙晏然。以無事爲福。先人有言。生乎今日者。祇知今日之

樂而不知疇昔之樂之更勝於今宜乎諸老談之而有餘慕也

南巡盛典

同郡程翁年九十親見乾隆中六度南巡省方問俗之外大要以東南水患爲先務先是康熙間南巡亦六次凡清黃兩工擇要興脩指示機宜委曲詳盡至是遵守成法分別堵濬以小民身家之事上煩

九重籌畫生斯土者宜何如感激涕零也辛未丁丑兩次翁年尙少其後四次爲壬午丙申庚子甲辰歷歷言

之聞者色。先期督撫河漕諸大吏迎

駕於山東。蒲。遵兩司有財賦之職者飾宮觀備器玩。

運花石采繪雕鏤爭奇鬪巧經費不足取給於差商道

府以下治河渠平道塗脩橋梁繕城郭武弁飭行伍新

旗幟。五簿之屬緝盜賊贖窮困以示太平。鑾輅既及

河上留從騎之半於東省乃御舟渡河而南於時萍

翳滌道勾芒扇芳神人協歡魚鳥偕暢則有屬車震擊

列校雲馳羽蓋捎星霓旌晃日扈從文武絡繹河干瞻

髮黎氓紅女黃童之衆匍匐瞻望麇集而無譁然後蒼

龍負舟。赤舄夾岸。樓船先引。文鷁偕征。但見一片黃旗。
安流順發而已。翁又曰。予以年強力健。幸逢經典不欲。
遽歸。同人步往揚州。以觀臨江之盛。至則闔閭高敞。旌。
旆遠張。逵途錦帷。闔闔繡幕。文鵷雲霧之綺。金鰲藍碧。
之綈。步障非金谷可方。亭幔豈武夷所擬。簫籟既發。權。
歌遠揚。金石鏗鏘。宮商縹緲。大江南北。扳耄提孺者。莫。
不袂帷汗雨。山朝而海歸。此第觀乎道路之景光。而離。
宮別館之中。固不可得而擬議也。顧聞諸左右侍從之。
臣曰。天下殷富。莫踰於江浙。江省繁麗。莫盛於蘇揚。觀。

於行宮所在。附以寺院之廣。陳設雖侈。供帳雖繁。六膳
三漿。雖極豐腆。然竭乎諸守臣媚茲之力。而不足以當
聖天子之遊觀也。至若黃幄觀兵。綠營校武。侍衛兜
鍪而肅立。將軍劍佩以前趨。五緯分芒。八風唳響。激火
珠而沸海。掣金汁以排山。十盞十決之師。七縱七擒之
陣。靡不逞雄鬪捷。獻材武於

一人。又如日麗風和。宸情暇豫。揮翰則雲牋舞鳳。臨
流則繡網投魚。罕車爲校獵之資。小輦作登山之具。凡
意念之所及。皆備豫以相需。及乎竣烏下。潛華燈大起。

虬脅助蠟熬背支銅蛟蚪展甲以鬬珠玃貌張毛而吐
獸驟駿則鞍鞞煥采鯨鯢則波浪騰輝別有綃帳艷姝
鞞舞伎倂童鮑老百戲焱流乃積日以爲常恒中宵
而未已

上念扈蹕小大暨江浙文武從公勞瘁賜燕會醕

加恩兆民賚予粟帛學士文人布衣方外之屬進書獻
畫望澤希榮於是召見賜金獎文藝也灑翰給匾勸
紳寮也祭神禹明禮陵遣祀賢良諸臣及所過名山大
川所由幽明交洽而華夏協和也迴鑾至浦上河工

告成安瀾普慶不惜帑金鉅萬卒以拯下河七邑生靈
蓋觀岳巡方行慶施惠國恩浩瀚爲普天率土所同
然而
聖人不以無事勞民帝心尤以大河爲念則惟淮揚
兩郡受澤尤深云明日次其語就翁損益而存之時道
光乙未天中節也

白首完婚

同邑程允元少遊直隸議姻於劉氏未娶而歸留玉環
一雙爲聘女父登庸書庚帖付之約以三年爲期及允

元抵家而登庸卒。女幼失母。至是益焚獨。轉徙天津。靡
所依恃。鄰人妄傳元死。將以爲利。女聞之。朝暮飲泣。
誓以身殉。而苦無確音。或微言諷令改字。則哽咽不食。
毀容素服。屏居尼庵。以鍼黹度日。備歷茶苦。蓋南北音
問斷絕者三十餘年。先是元家居。怙恃繼歿。久不得
登庸。耗又極貧困。屢欲踐約不果。中年以往。議婚者踵
至。允元亦執義不納。他日附糧艘。課徒北上。行抵天津。
聞有貞女劉氏。隱跡尼寺中。詢之。果登庸女。玉環在耳。
允元亦出庚帖爲證。鄰里皆喜。促議婚期。而劉女不可。

日吾守父命吾矢吾心耳。遲暮之年行將就木。豈有五六十老女子作新婦妝哉。天津守聞而異之。召劉至署。使眷屬再三勸慰。助以奩金。鼓吹送歸。允元所合誓之。夕兩新人偕。儂成禮。鬢髮如銀。擯相扶持。與花燭紅妝相映射。遠近觀者皆感歎。詫爲僂事。事聞于旌建坊。曰義烈。他書載此事。謂劉夢觀音子。九孕而生子。則天河所未聞也。

投火救父

劉孝子希同。從父居邑之車橋鎮。車橋大火。烈焰橫飛。

里人救火未歸家已半燬望風而哭莫之敢前及夜火
及孝子屋孝子父突入火中求先人木主遺像不得出
孝子方自他所歸急冒火入周回三匝不見父號而詢
諸人亦莫之見也復跳而入鬱攸從之久之亦不出時
風急火猛烟燄蔽空救火者皆曰是其死矣已而牆圯
顧見劉氏庭樹下人影往來驚曰彼父子固無恙耶亟
覆水爲路負其父出左奉像右握木主不釋手孝子牽
父衣額半焦矣問之曰庭樹下若有數人以袖拂火火
輒不近故往依之然庭實無人公等再緩頃刻休矣後

金堂縣志
數年父病孝子進股肉而愈及孝子年六十病瘖其子亦割股刃鈍血濡縷父從而剪之而孝子竟不瘳至今鄉里責子者每日汝曷不學劉孝子他日汝子孫亦孝汝也

丐女貞烈

邳州女子丁氏年十六從母丐於淮嘗獨行過李榮門榮曰少艾如此何可爲從我不患不溫飽女正色曰我有姑家遂行榮給曰止汝母安往吾昨令浣衣曷爲不來女曰與我將去榮誘入挑之不從與之食不受閉諸

室而強之女乃大號。榮怒塞繇於口。撻之。垂死。夜縛以石投諸泮池。明旦或從池畔過。見有人浮水上。近之女也。而石繫如故。大驚而呼。榮之鄰識是石也。白官逮榮。論罪如律。士夫立石女墓。請祀節烈。而厚卹其母。還邳。天河生曰。史載烈女大率世家巨族居多。安有搜采及於乞丐者乎。卽此見吾鄉先進之厚焉。海內懿行湮沒不著者夥矣。肉食者鄙。直謂蓬篚中無淑女。風塵中無傑士耳。嗚乎。

王九

小說所載活無常。推揚謂之勾使。鄰人王九充是役。夜
卧解衣履。戒人不得移動。動則長睡不復醒矣。每與老
嫗范氏說陰律。刀山油鑊。確乎有之。予兄弟笑以爲妄。
九曰。君勿爾。鬼神依人而行。無在無不在。指空虛廣漠
之地。而羣以爲神。則真有神矣。况諸佛菩薩。舉世所崇。
奉精誠所萃。能無靈乎。佛與鈍根人說因果。神道設教。
古人所不廢。其又何嗤焉。是歲十月。先大母棄養。明
年丙申。伯父繼卒。九謂范曰。疇昔之夜。汝知之乎。太夫
人一生慈善。已證仙班。冥官以汝主孝行感神。故命我

來召引。范不信。且詰其狀。九曰。是夜我初至。格於門。不得入。曾有願而長者叩門問疾。乘其隙入。至後堂。汝抱女公子立某所。諸嗣君某哭某跪。口何言。手何物。某某者奉衣衾具衰經。逐逐往來。信乎。范憶是夜若有人掣其衣者。故秘之。而問九云。若見我而不使我見。何也。九曰。我掣汝袖。汝回首四顧。庭隅焚冥鏹。有星火繞汝髻端。不復記耶。若不我信。今廳壁猶有掌痕。衆怖其說。趨而視之。則五指赫然。箕紋畢見。所謂願而長者。姊夫丁壽初實以夜來。

鹽商

揚州繁華以鹽盛兩淮額引一千六百九萬有奇歸商人十數家承辦中鹽有期銷引有地謂之綱鹽以每引三百七十觔計之場價觔止十文加課銀三釐有奇不過七文而轉運至漢口以上需價五六十不等愈遠愈貴鹽色愈雜霜雪之質化爲緇塵鄉曲貧民有積日累旬堅忍淡食者矣此非正課致之而商人積弊累之也諸商所領部帖謂之根窩有根窩者每引抽銀一兩先國課而坐收其利一也運解公用額定七十萬近年十

增其五。而用不及半。二也。漢口岸費。每引又派一兩。有奇。三也。卽此三項。已倍正課而過之。加以鹽院供億。各大憲緝捕犒賞。又參養乏商子孫。月支萬計。最奇者。春臺德音兩戲班。僅供商人家宴。而歲需三萬金。總商謁見鹽院。一手版數十文耳。而冊載一千兩。率由總商妄立名目。取諸衆商。委員王鳳生查請裁革。其浮冒無忌類如此。由是侈靡奢華。視金錢如糞土。服用之僭。池臺之精。不可勝紀。而張氏容園爲最著。一園之中。號爲廳事者三十八所。規模各異。夏則冰綃竹簟。冬則錦幙貂

帷書畫剪焚隨時更易飾以寶玉藏以名香筆墨無低昂以名人鑒賞者爲貴古玩無真贋以價高而缺損者爲佳花史脩花石人疊石水木清湛四時皆春每日午前經人遊觀過此則主人兜輿而出金釵十二環侍一堂賞花釣魚彈琴度曲惟老翁所命左右執事類皆綺歲俊童眉目清揚語言便捷衣以色別食以鐘來其服役堂前而主人終世茫然者不知凡幾梨園數部永應園中堂上一呼歌聲響應歲時佳節華燈星燦用蠟至萬數千盞四壁玻璃射之冠釵莫辨祇見金碧照耀五

色光明與人影花枝迷離凌亂而已其埒於容囿者若黃若程若包莫不鬪靡爭妍如驂之靳不數年而資本日絀虧及公款則朝廷借帑助之定法兩年三運後則一運兩年積習既深外腴中瘠愈斲愈甚而敝壞不可爲矣。

漕弊

丙申丁酉間侍先君讀書間聞鹽漕河工諸事隨筆存之以識梗概制軍陶公有言漕政首禁浮收而淨收之原由於旗丁之索加幫費旗丁之索費又由於沿途

公用及通倉胥役催趙員弁索費於旗丁故歷屆兌漕州縣有協濟之款積久視爲應得更思逐漸加增以倡率停兌爲挾制之端以指勒通關爲刁難之具水手出入淮境不虎而巖首尾帖然及到江南則玩易官府欺凌民船霸道橫行莫敢正視旗丁之爪牙也衛官在淮奉法惟謹不幸則漕督褻其章服而扑之及到江南挑米色促兌期互爲狼狽又旗丁之羽翼也此輩既託詞多索於州縣州縣亦必藉口浮取於小民加五加三風節耗蠹書差保股削無藝此在民之害也州縣一年

支用在此通省攤捐在此又奏明彌補津貼各款漕米一石協濟銀三四錢不等合計已及數萬此在官之累也在顓頊之州縣未必諒百姓之苦在顓愚之百姓亦無由悉州縣之難下怨上尤互相詬病而皆不爲無因其病民蠹官大爲漕害者則相沿之陋規是已或田無一畝包漕至數十百石或米無升合索費至數十百金人數多者三四百名陋規竟至二三萬兩沿習已久殊駭聽聞豈州縣虛報爲支銷地耶抑果若是之多耶嘻其甚矣

果勇夫人

嘉道間名將首推二楊。功業威名彪炳一世。而果勇侯夫人龍氏臨機應變。卓識鴻才。則有世所不盡知者。夫人爲蜀之華陽縣人。廣東佛山同知廷泰女也。果勇任寧陝總兵。夫人歸焉。初婚三日。終南教匪潛熾。侯卽率兵搜賊。明年調署固原提督。夫人方懷妊。未行。及秋。寧陝鎮兵以停餉兩月。噴有叛言。鎮將不善駕馭。勢岌岌不可終日。或請夫人乘夜速行。夫人曰。叛否不可知。若行而後叛。是通賊也。不然。何以先知。卒不行。亂作。殺營

官肆焚掠闔城擾攘官民眷屬夤夜驚竄反依夫人爲
逃死藪方是時未叛者拒於內曰夫人勿死我輩受恩
重誓禦賊以衛夫人卽不敵而死主將聞之亦見我輩
心也已叛者拒於外曰夫人勿驚我輩受恩重情急而
叛無與夫人事誠慮外寇驚及夫人主將聞之無以明
我輩心也先是鎮署司餉朱之貴者性吝刻衆欲殺之
夫人藏之複壁中佯令追捕衆意乃釋黎明叛衆請見
夫人奴婢及避難婦女倉皇號涕求勿放入夫人怒曰
生死有數敢涕泣者懲之且朽牆薄壁脫有他意誰能

禦之請見則見何畏之有命左右啓門而出端坐堂上。叛首數十人血臂淋漓伏地痛哭請送夫人出城夫人曰誰則戕官殺人者抵命於汝衆人何尤速擒首逆絕妄念主將或可申奏朝廷予以生路衆曰我輩結盟誓同生死不能遵夫人命謹備輿馬以俟諸婦女又曰夫人行我輩死矣夫人曰此輩皆我故舊須隨我出不得傷殘卽出婢媼衣履與官眷結束次第啓行而已乃乘輿殿後甫出署叛衆發號傳隊以送夫人呵曰止此何時何等狂悖而猶循此虛文耶除現在署前者餘皆

不得露面。衆唯唯。送至澗溝。哭拜而返。適遇之貴於途。舉刃擬之曰。汝今日亦入我輩手耶。之貴曰。我藏複壁。夫人計也。夫人忘盥盆。命我送往。汝等欲殺我。卽轉賣盥盆去。衆審視良久曰。且爲此盆饒汝。明日行抵石泉縣。石泉百姓方遷徙。縣令不能止。聞夫人至。公服攀轅。留守城池。越六日。始就與安免身。時典郡興安者。夫人從兄變堂也。初果勇於固原。聞變。遣屬將選兵追剿。而自帥親丁四人。冒雨急馳于二百里。三晝夜而至盤屋。得變堂。許知夫人已往興安。卽馳往石泉。撫賊解鄠縣。

圍賊首蒲大芳。公舊部也。素得衆心。公又素得大芳心。乃單騎入賊壘。諭以順逆利害。說令投誠。仍同入寧陝。鎮城約束歸伍。而大芳心懷反側。意頗悔降。遂以願赴興安。迎致夫人爲請。實以試主將心也。果勇立允所請。不增一奴。或謂夫人明哲必託辭不行。比大芳至。天大風雪。夫人冒雪抱子泰然登程。越日道過漢陰廳。大芳與同行王奉者相聞。夫人入廳署。訊知曲直。棍責大芳四十。械繫而行。將至鎮城。降衆代求免繫。更乞勿使主將知。夫人許之。及見果勇詢問公私悲喜。交集獨不言。

途責大芳事居十日各帥遣都守馳候果勇見左右役
使皆叛黨神情炯炯相視無一言少頃請問密曰曰各
帥得漢陰稟函知夫人途責大芳恐降衆離心故遣某
等探候果勇曰不知也入詢夫人曰有之曰何無一言
夫人曰是不必知知而不誅則廢法知而加誅則失信
我見不徹不敢行既行保其貼服無勞探也果勇出語
都守歎服而去他日各帥戲謂果勇曰誠付小心夫人
敢責賊恐元帥亦不免也其智略英果類如此方叛兵
之就撫也廷議以果勇在鎮馭兵不嚴削職戍伊犁

自謂立功贖罪或可免行。夫人曰：卒伍爲逆，而主帥無罪。國家無此法度所望。君恩高厚，不久戍耳。後一月，果蒙賜環。果勇，貴州裨職，後自犍爲南歸。舟子從，惠糴鹽，謂至沿河，可獲重利。夫人曰：居官不宜近利。况數奇，能官之時，財祿可知。力諫而止行，抵黃瓜漕前舟，撞損，以載輕，急駛近岸，人免而船沈。夫人善畫蘭，喜彈琴，讀書，尤識大義。嘗曰：方寸靜潔，則理勝；欲念虛，牽滯則欲勝。理人生最忌，情流爲欲，則百事不得其正。聞者尤敬服焉。天河生曰：情流爲欲，一語勝於理學家。

數百千言乃得之閭閻中乎。跡其制事之明。卽以心淨故見義之勇。卽由過欲故偉乎。非果勇孰能匹此而無愧者乎。

河工

南河歲脩銀四百五十萬。而決口漫溢不與焉。浙人王權齋熟於外工。謂採買竹木薪石麻鐵之屬。與夫在工人役一切公用費。帑金十之三。二可以保安瀾。十用四。三足以書上考矣。其餘三百萬。除各廳浮銷之外。則供給院道。酬應戚友饋送京員。過客降至。至簿干把總胥

吏兵丁凡有職事於河工者皆取給焉。歲脩積弊各有傳授築堤則削浜增頂挑河則墊崖貼腮買料則虛堆假塚卽大吏臨工查驗奉行故事勢不能親發其藏當局者張皇補苴沿爲積習上下欺蔽。瘠公肥私而河工不敗不止矣。故清江上下十數里街市之繁食貨之富五方輻輳。府庠黻擊甚盛也。曲廊高廈食客盈門細穀豐毛山腴海饌揚揚然意氣自得也。青樓綺閣之中鬢雲朝飛眉月夜朗悲管清瑟華燭通宵一日之內不知其幾十百家也。梨園麗質賁媚於後堂琳宮綳流抗顏。

爲上客長袖利屣。颯沓如雲。不自覺其錯雜而不倫也。然而脂膏流於街衢。珍異集於胡越。未嘗有揮金於室。開礦於山者。斐曄華身。而河流飽腹。自上下下。比物此志也。

辛學使

近時學使。振作文風。衡鑑精當。以周公系英爲最。整飭士習。扶植單寒。以辛公從益爲最。凡懷挾冒。替文場中。作興弄法者。懲之必嚴。因人牽涉及事。無左證。橫被詆誣者。庇之必力。故士林畏而感之。江南抗漕案起。制軍

陶公謂生監不食漕則州縣不浮收公謂州縣果不浮收則生監必不食漕文移往還互相詰難保全甚多制軍奏疏有云御衆沽名其事順而易力挽頽波其事逆而難仰指此事言之二公同官甚相得因公而異兩不失其爲賢

綱鹽改票

綱鹽之利不在官不在民商人占其利而不能保其利則幕賓門客等衆人分之船戶埠行往往不領脚價轉賂商宅僕役圖謀義收下至婢媼亦月有餽贈挾私鉅

而得利宏也。船抵漢口，排列水次，次第銷售，謂之整輪。或將待輪之鹽，先期竊賣，俟輪到買私，填補謂之過籠。蒸糕及鹽已賣盡，無力補買，則捏報淹銷。暮夜鑿沈其船，以滅迹，謂之放生。陶雲汀官保深知其弊，創立票鹽法。凡富民挾貲赴所司領票，不論何省之人，亦不限數之多寡，皆得出場。商計引授鹽，仍按引地銷行，而羣商大困。怨陶公入肺腸，編爲葉子戲，貌其家屬。又一人以雙斧斫桃樹，妄立名目，以肆詆譏。官保據實陳奏，不避勞怨，毅然行之。而辦務爲之一變。吾郡西北五里曰河。

下爲淮北商人所萃。高堂曲榭。第宅連雲。牆壁壘石。爲
基。煮米屑磁爲汁。以爲子孫百世業也。城北水木清華。
故多寺觀。諸商築石路數百丈。徧鑿蓮花。出則僕從如
煙。駿馬飛輿。互相矜尚。其黠者。頗與名人文士相結納。
藉以假借聲譽。居然爲風雅中人。一時賓客之豪。管絃
之盛。談者日爲小揚州。改票後不及十年。高臺傾圯。池
平。子孫流落。有不忍言者。舊日繁華。賸有寒菜一畦。垂
楊幾樹而已。

堪輿

堪輿家言。儒者所不道。間有應驗。吉少凶多。予家前門。歷年已久。先人慮其傾圯。議將改作。戚友皆曰。時近百年。不宜輕動。盡待其自敝而新之。獨曹鎮某君。恃才而傲。堅謂無妨。擇吉興工。前簷初啓。則有蛇一蟾一盤。伏於門板之上。蟾右而蛇左。各哺其卵。卵大如龍眼。二十餘枚。鄰人患瘡者。捕蟾食之。蛇則負傷而竄。又於祖屋之前。闢門於白虎陰宅之左。引水於黃泉。由是三數年間。喪老幼十有二人。道光十八年春。先君棄養。年祇四十有八。賁志未伸。里人莫不歎惜。言土木者皆以

爲戒痛哉。或謂地理醫道卜筮祈禳諸術。用之當而得福者絕少。用之不善。因而得禍。亟烈者甚多。要在習業之人。虛其心。慎其用。勿云祈福先求免禍。庶乎不致誤人。然此輩執術疎謀。生急信口欺詐。言人人殊。甚至徒毀其師。子譏其父。各持已見。彼此相非。而堅僻謬妄之徒。遂與操刃殺人者等。悲乎痛哉。先是予年十齡。先大母八十在堂。內外秩然。家門雍睦。宅之西有小圃。四時花木略備。春秋佳日。伯父父奉觴爲壽命。予兄弟背誦書籍。時奉果核之賜。則沾沾自喜。兒時况味。如在。

目前。嗣是甫及三年。疊遭大故。家亦中落。而後此船唇馬背。關河風雪。於是乎始矣。書此誌慟。爲天下執業者告焉。

金陵懷古

先君子斗南公。篤行孝友。績學工詩詞。書法得歐虞之神。甫冠。食餼後。爲文章。不趨時軌。屢躋鄉闈。因肆力切用之學。凡民生利病。河漕兵農。邊防水利之屬。靡不究心。擇近代掌故。及宋元以來諸大事。不戾於今者。參互考證。別爲數編。及貢京師。將入都。而病作。不可行矣。

著有聽秋閣稿。大半散佚。不孝早孤。不知珍惜。手澤僅得之南北士夫所傳述。亦見先人行誼。信乎朋友者遠也。舊有應試金陵懷古詩八首。一時傳誦。辭云。西塞山高壓建康。吳宮花草憶孫郎。長沙轉戰功名薄。驃騎掄才指臂強。赤壁同仇問瑜亮。白衣失算取荊襄。千尋鐵鎖成何用。早有降書到許昌。天子長安執蓋行。新亭回首泣神京。將軍會假安東節。兒輩重提北府兵。肯使功名收白望。翻因經略誤蒼生。戎華未一長星見。聽徹桓家戰鼓聲。寄奴山下響琯弓。虎步龍行入帝宮。唾手

燕○秦○開○大○業○回○頭○孫○子○笑○田○翁○千○步○宛○轉○豬○王○後○星○月○
蒼○涼○狗○肆○中○記○得○零○陵○歸○第○日○夕○陽○無○語○下○長○空○徧○體○
龍○文○一○矢○加○丹○陽○徙○去○舊○官○家○十○年○未○了○昇○平○願○八○友○
先○將○意○氣○誇○青○鳥○孤○盤○泣○龍○種○綠○楊○滿○店○蹙○蓮○花○宮○娥○
認○得○前○家○令○又○接○風○流○宰○相○車○鑄○就○金○甌○五○十○年○白○成○
自○敗○亦○堪○憐○沈○幾○解○辨○檀○溪○竹○說○法○難○開○火○宅○蓮○一○曲○
臺○城○猶○有○路○六○時○禪○誦○已○無○緣○傷○心○寫○盡○蘭○成○賦○無○補○
湘○東○馬○不○前○花○雨○臺○空○幾○度○春○又○從○黃○閣○捨○君○身○貽○謀○
已○覆○降○王○局○狎○客○誰○當○顧○命○臣○玉○樹○歌○殘○千○頃○月○秣○陵○

秋老六街塵。如何做煞揚州夢。猶訪胭脂井畔人。濠澗
飄零兩姓雄。金鐘飲罷出吳宮。諸天法曲三更換采石。
漁舟一綫通。殘夢不收天水碧。新詞能唱滿江紅。小樓
一夜傷心句。目斷秦淮月影中。一統乾坤告太平。九天
宮闕俯瑤京。雲臺有將星辰列。鐘室無辜犴狴盈。差喜
文孫傳祖訓。又從皇覺換僧名。千山萬水歸何日。夜夜
英靈蔣阜行。建文遜國事後人辨之。詩爲一時憑弔之
作。固不以考據論也。

陳在衡

同邑陳在衡先生和藹有風趣年六十餘暮行郊野間見二人籠燈前行就火吸烟久而不爇其一人問曰君過首七未耶陳訝其語漫曰未也其人曰宜哉陽氣未盡故陰火不燃陳悟爲鬼佯曰世言人畏鬼信乎鬼曰非也鬼實畏人陳曰人何足畏曰畏啐陳卽長吸而啐之二鬼退至三步外張目怒陳曰汝非鬼耶陳笑曰實不汝欺吾乃與鬼相近之人耳再啐之各縮其半三啐而滅

神保湖隄

淮揚兩郡西臨洪澤。北枕大河。清口當河湖之間。爲黃
淮交匯之地。糧艘及此。蓄淮水於塘中。候至清高於黃。
然後啓壩渡河而北。名曰灌塘。自黃河南侵清口淤墊。
淮水不能暢流。於是高堰山。貯兩廳屬隄長一萬七千
餘丈。勢如建瓴。時時有夾防之患。湖隄故有石壩。急則
啓壩。洩水高寶湖。灌入運河。又啓運河東岸之壩。洩諸
下河。民田故厯屆大汛時。遠近農民扶老攜幼。枕藉壩
上。求緩一二日。以待收割。哀號之聲。徹於霄漢。不則長
鑣一舉。而黃雲玉粒。悉付之洪流。巨浸中矣。往歲七月

初風雨大作。水溢於堤。啓壩而漲。不遽消。潰決在於呼
吸。驛營員弁督飭夫役。冒雨搶脩。疊浪狂飈如山而至。
危急間。防兵忽聞雲際馬鈴。往來馳驟。電光閃爍中。見
有金甲神從諸兵衛。舉刀揮水而西。頃刻迴風。水減數
尺。官民相慶更生。嗚乎。人事不齊。遂資神力。神之不保。
將復何求。

試行海運

全漕之歲。糧艘渡黃者九十餘幫。計船四千五六百號。
期以夏初報竣。近則挽運漸遲。京倉支放漸絀。於是英

相國和通籌漕河全局。請暫僱海船以分滯運。酌折漕額以備治河。胡御史長庚請預籌積貯。招商買米接濟。通倉事下督撫會議。大吏以采買多弊。亟宜舉行。乃先將蘇松等郡冬漕由海道運送天津。事屬創行。別奸防弊。與夫水師巡哨。備禦洋盜之策。立法甚周。海船畏淺。不畏深。畏礁不畏風。惟元人新道最善。今估舶所行者。是也就沿海州縣測驗大洋。合計四千餘里。約分六段。自上海至崇明爲一段。第二段曰柰山。爲東出大洋之標準。第三段北向偏東。至海州鷹游門。是爲江省洋面。

中經黑水洋深碧無底黃河入海自成一線。雖風濤衝擊與海水不相雜也。第四五段北至廟島屬山東六段西北止天津。余山一名南槎與文登北槎相對。海行至。此始見島嶼。東省百有五島。居民稠密。雞犬相聞。以榮城之石島爲最。生長其間者耕種桑麻。男女婚嫁。與內地渺不相通。令人有世外仙源之想。倘所謂十洲三島者。卽此類耶。大洋中以鍼盤定向。以更香計時。而深淺尤恃水托。範鉛爲錘。繫以長繩。橫如兩臂。爲一托。自十托至五十托不等。時吾邑關仲因參戎奉檄護送。是爲

我

朝試行海運之始。

王孫

故同知王君之孫。貧而無賴。時人號曰王孫。嘗乞貸於南河某廳。不應。又誚讓之。王笑而去。曰。細事耳。公失算矣。他日河帥臨工。前騶將至。王匿柴垛內。鑽穴以窺。故爲呻吟窸窣之聲。帥至。問何物。左右曰。無之。王則大號。帥怒。命啓垛。積薪如屋。而中空。若懸磬。王跽曰。小人貧苦。無家室。復病哮喘。託此以蔽風雨。有年矣。不虞今日。

之敗於神明也。左右曰：胡爲竊薪？王指石垞曰：請以石試。復發之，無不空者。王頓首曰：石不可餐，是非小人所竊矣。帥怒，欲劾某。廳某懼，求漕使關督同爲緩頰，乃已。實費二萬金。

煙草

煙草初出呂宋。繼產關東。自國初通行以來，煙量之宏，煙具之大，以紀河間爲第一。嘗曰：京邸赴海淀，攜煙一管，徜徉草中，比至而餘灰猶未燼也。乾隆中，蘭州別產煙種，輒銅爲管，貯水而吸之，謂之水煙。西洋諸夷

貿易廣東。我嗜好會。朝廷用師西域。闊地二萬里。諸夷震。內不自安。而英吉利所屬之東印度。尤與後藏相近。鴉片和蘭。謀葛刺巴故智。始造鴉片煙。以散中國。鴉片一名阿芙蓉。以罌粟汁和土爲之。可以去小疾。先是海關。課列諸藥草。每觔徵銀三分。初無筒吸之法。至是粵。閩。閩。閩。室豪商。銀燈象管。不惜雕鏤之費。藉以炫新奇。安適爲供客飾觀之具。初不敢顯然陳設。嘉道以來。漸及江浙諸省。官民皆知吸食。則外堂列肆。白晝卧談矣。販賣之地。暗市設於荒島。快蟹出於深。

宵銷行日多。價值日貴。每歲白金出洋。見於奏疏者。至二千餘萬之多。於是鴻臚卿黃公醇滋。極言耗蠹之害。請申厲禁。得旨允行。欽差大臣赴廣東。嚴定科條。限期搜繳。並罷英夷互市。聲其罪惡。布告諸國。直省督撫一律遵辦。販賣吸食。議罪有差。時通市各洋。如鄂羅斯。彌利堅。法蘭西。素與英夷爲讎者。莫不稱快。煙市爲之少斂。

金壺浪墨卷二目錄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廣東夷變

英吉利

煙費

蕭湖

篆香樓

陳關陣亡

關公軼事

強項

送別詩

粵師誤勝

白旗

附羊城日報七則

廣勇

林公書

漢奸

王廉訪

疲兵

伍紹榮等

英國被兵

平陽中丞

塞外尋親

定海再陷

余步雲

涇河夜行

金壺浪墨卷二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廣東夷變

初禁煙令下大吏飭屬嚴查官弁泄沓者多非滋擾窮民卽奉行故事徒爲胥吏肥已計耳惟林公則徐由

欽差總督兩粵規畫周詳雷厲風行搜繳盡善定法販賣者殺輕者流吸食者黥期以三月不悛分別刑責又延醫配合藥料施給貧民西洋蓮船繳出烟土二萬餘箱並所搜民間煙具累篋連筐付之一炬時通商之國

以十數咸傾心受約束。獨英吉利懼失重利。遂以索食
爲名。舉兵犯尖沙嘴。公遣參將賴恩爵等擊走之。嚴斷
接濟。先後六戰。夷皆受創去。夷目義律潛赴澳門。倩西
洋諸夷遞說帖求轉圜。公以其言未可信。奏請相機剿
撫。上手勅報曰。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誠卿等畏葸。先
威後德。控制良法也。已而英夷果反覆。又請停其貿易。
並請沿海諸省嚴守備。諭曰。該夷自外生成。是彼曲
我直。中外咸知。尙何足惜。公旣奉諭。益慷慨任勞怨。
英人窮蹙。屢撼公不動。則大懼。知粵中無隙可乘。乃收

圖犯閩浙。初泊梅嶺。擾廈門。總兵竇建彪等擊退。遂由
舟山攻陷定海。據之。掠寧波。窺吳淞。沿海騷動。當事不
能禦侮。爭以激變咎公。因中傷之。代公督粵者爲協揆
某公。至則反公所爲。而密輸款於夷人。夷復舍定海去。
併力廣東。

英吉利

英吉利一名英圭黎。地居大西洋。自中國西北。歷俄羅
斯。法蘭西。界更越游牧諸回部。始抵英國邊境。距廣東
近五萬里。自古不通中國。其後攻服五印度。拓土而南。

附近諸夷屬焉。國勢寢廣。我朝自康熙四十二年初
弛海禁。諸番畢集。而法蘭西爲最大。又十六年。英吉利
始來入貢。通市嗣是。雍乾間一再來朝。均不克成禮而
止。因請於寧波天津各海口一體貿易。又求給珠山小
島及廣東附郭池居商存貨。

上旣嚴諭指駁。復慮其沿途生事。特命侍衛松筠公
嚴衛南行途中。稱安謐。故事外夷商船各有寄旋之所。
惟兵船一入內洋。則立時驅逐。嘉慶十三年。英吉利兵
船至粵。夷日度路利。謂法國欺凌西洋。圖奪澳門。故遣

兵防守粵督吳公熊光以辦理不善削職戍伊犁十六

年又以兵船至粵督孫公王庭飭停貿易以懲之夷計

絀乃請遵約如舊制窺伺之跡由來漸矣二十年入貢

貢使不能行三跪九叩首禮廷議以其崛強遣之

上不懌會孫公述職京師召見垂問公奏英夷不

能行中國禮其性然也其理事大班有司當冬者嘗於

廣東巡撫署拜領

大皇帝賞物弓身俯伏譯言俯伏夷禮之免冠頓首也

今貢使卽司當冬未有謹於彼而驕於此者

上問其國富强有諸。公奏其富由中國。彼以所有易茶葉。轉鬻於附近諸夷。故富耳。然一日無茶。則病禁之。則窮。又安能强。臣愚以爲該夷妄擬干求。當折以天朝法度。若其歸心恪順。不必責以中國儀文。

上大悅。優旨褒之。西洋諸夷在粵通商者。惟英吉利國貨最多。尤多邪淫物。方儀徵阮公元之總督兩廣也。卽以嚴禁鴉片爲請。知洋商必結夷人爲中國患。遇事裁抑之。道光二年。英國兵船殺死民人二。公嚴飭洋人大班。必得兇犯乃已。夷目等聲言犯不可得。無已則停。

貿易歸國可也。公聞之，卽發印諭，言願歸卽歸。天朝並不重爾等貨稅。於是各船同日揚帆出海。口方是時，商民官吏皆皇皇謂關稅自此將大絀。且慮激變爲朝廷憂。公曰：國體爲大，稅爲輕。况索兇理長，不可爲所脅。言者愈衆，持之愈力。已而探知出口之船皆潛泊外洋，以待日久折閱多，其兵船又先遁，不得已稟求回岸貿易。限期縛犯以獻。自是夷兵乃無敢妄殺人者。十年，朱公桂楨督粵，夷人語不遜，公怒，毀其馬頭，乃大懼。服自二公去任後，兵船踵至。十二年，由粵而閩而浙至。

於江蘇其酋胡夏米甲利自稱護衛貨物非有他意風
利卽行乃由江蘇弁兵押送南還旋復折回東省時閩
督富呢揚阿江督陶澍山東撫訥爾經額先後人告
上命嚴密防堵不許轟擊搜檢致生事端仰見我
國
察慎重邊防懷柔遠人之至意然夷蹤狡譎實爲相度
地勢勾結奸民散布鴉片而來鴉片出於印度印度之
南海幾與後藏緬甸相鄰惟廓爾喀夷間之土地自俄
法西北極乎西南西洋諸夷與互市防之特嚴惟中國
獨受鴉片之害其實易廣東者率由印度浮海而至故

往返較便云。

煙霞

廣東沿海礮臺曰沙角。大角。虎門。橫掃。烏浦。二沙尾。以及省河要隘。綦布星羅。古人相度地勢。聯絡聲援。實爲今人所不及。內河則木椿鐵鎖。載石沈船。奏移高廉道駐扎澳門。守以重兵。嚴禁奸民相勾煽。雖百英夷無能爲役。林公力也。自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協揆某公代公督粵。預存不欲戰之心。夷至虎門。則急撤烏浦兵。至烏浦。二沙尾。則急撤獵德省河兵。聽其添造蜈蚣快蟹小。

船及竹梯火箭之屬盡去內河橋石出入裕如某初索夷人煙費銀一千萬兩夷目義律許七百萬先繳百萬香港遂爲夷有並索甯波上海各口不許卽攻虎門又揚言不得增兵增兵卽不和氣高詞傲挾制多端某公奉約惟謹廣撫怡中丞與楊侯以下諸提鎮名爲共事實不能參一謀時諸軍集省會者駐防滿兵督撫提標兵又調集客兵團練鄉勇民兵兵不下二萬餘而各臺守將累以兵請祇發數百人暮夜載以渡船縹布內外夷人幸其少佯爲不知而和戰守迄無明文遷延不決

者累日羊城題壁詩有云誰使貨通獅子國豈無兵駐虎門山漏卮不塞河沙數幸有雄師取賂還蓋指煙蕢而言也

蕭湖

吾郡有新舊二城後又築夾城於其間如篆文8字形今新夾二城皆圯官民商賈全集於舊城故邑人竹枝句云舊城新了新城舊舊日新城蒲葉多新城之西舊有蕭湖一區水木明瑟爲張鞠存吏部曲江樓故址中有依綠園雲起閣諸勝與方望溪王牆東諸名流會文

賦詩海濱查伊璜曾主其家毛大可因事亡命藏之複
壁中西河集有明河篇卽指其事樓東爲家蘭巖觀察
止園俗所稱黃家山止園之梅花嶺也後歸岑山程氏
爲淮北總商始於對湖起荻莊招南北知名之士宴集
其中文酒笙歌殆無虛日曇花暫現蜃氣旋消老屋三
椽紫藤一樹自程氏敗而諸商無一存者城北井里蕭
條矣先君冬日過荻莊句云一溪寒玉對斜暉客到
西園蓋不飛海內文章今日盡眼前風景此樓非斷垣
淋雨無三尺老樹酣霜尙十圍欲問昔人觴詠地溟濛

煙水一樵歸

篆香樓

由荻莊北行四五里至篆香樓春仲羣花盛開玉蘭尤
茂爲城北游憩之所河工盛時各廳員載酒看花門外
車馬恒滿有僧月如能詩畫好遊名山足跡半天下麟
見亭河帥亟賞之時與唱和先君再宿寺樓贈句云
更與詩僧語停樽月未闌江山爲客遠書畫避名難福
慧輪靈運功名問懶殘碧城如可到雲臥不勝寒樓壁
石刻有碧城十二四字故云又秋日和韻題壁云詩懷

一僧淡花雨十分秋天虛度鐘磬秋爽上梧桐墨蹟模糊不可盡辨已

陳關陣亡

夷目義律以廣東和議久不定進攻沙角礮臺伏兵二千以竹梯登後山副將陳公連昇預埋地雷夷至而雷發擊死百人夷怒知我兵少麾衆前進連昇以數百兵當彼五倍自辰及申火藥告罄夷人別遣勁兵繞出三河口燒毀我兵腳船與前所伏兵合力夾攻連昇中銃仆沙角大角並陷夷人恨之入骨刀矛交下身被數十

刑○又○執○其○子○斫○之○刳○破○胸○腹○而○死○守○備○張○清○齡○外○委○翟○
殿○林○從○殉○三○河○營○喪○兵○最○多○是○時○提○督○關○滋○圍○守○鎮○遠○
李○潤○堂○守○威○遠○馬○辰○多○隆○守○定○遠○皆○不○過○數○百○兵○進○不○
能○戰○退○不○能○守○門○戶○藩○籬○全○不○足○恃○關○公○與○諸○提○鎮○請○
於○某○公○力○訴○礮○臺○危○急○坐○以○待○斃○狀○不○得○兵○慟○哭○不○行○
某○怒○曰○不○到○礮○臺○是○畏○死○卽○以○軍○法○從○事○諸○將○曰○礮○臺○
何○敢○不○往○第○兵○則○不○發○徒○往○何○益○是○迫○之○死○也○國○家○
死○數○提○鎮○殊○不○足○惜○第○恐○大○勢○一○壞○喪○師○失○地○於○國○體○
有○關○耳○不○聽○獵○德○以○外○各○礮○臺○相○繼○失○守○關○公○天○培○暨○

總兵祥福遊擊麥廷章都司沈占鰲守備洪達科同時
中礮陣亡。關公身受數十創。半體焦爛。廷章亦祇存半
體。公僕孫長慶既受公命。遂叩大府所。返而求公屍。膝
行入夷人營。鉞交於胸。歷舉他屍。數十。審視乃得之。夷
衆雖忌公。而心敬其人。獨某公靜鎮如故。由是英吉利
進逼省垣矣。

關公軼事

胡夏米甲利之初至吳淞也。關公奉檄押護南行。及浙
江交替。回蘇夷。又揚帆北駛。奉旨嚴詰大吏將罪公。

公曰某送之浙人受之當時取有咨文非以空言塞責也。由浙北駛。實在浙人大吏無以細乃止。公在官訓練操防。獨勤其職。他營多廢弛。因以尼公。公曰水師與陸路異。陸路居腹裏。奸宄線索易得。不至一發無所制。洋盜出沒剽劫。動輒戕命。我輩職司禁暴。奈何聽盜賊白晝殺人而不預爲計哉。初議海運。督撫知公才。檄委護送時。洋盜羣聚山島間。素敬關帝。至是從山上望見糧艘。纛旗大書關字。波浪煙霧中似有人坐船樓。一人侍立持大刀。如世所繪關帝象者。羣盜竟羅拜不敢犯。夷。

難之興也。公緘一匣寄家人。堅不可開。歿後啓視。則墮齒數枚而已。事聞。特賜祭葬。謚忠節。蔭卹如制。廣東及原籍皆建專祠。

強項令

初夷務告警。上命宗室奕山公爲靖逆將軍。討粵東之賊。奕經公爲揚威將軍。剿賊於江浙。參贊以下皆行。禁旅隨之。士飽馬騰。桓桓南下。先後入淮。境水陸並進。旌旆飛揚。沿途司供億者。動遭鞭撻。某邑侯親詣館驛。求見星使。軍士擲揄唾詈。或張弩舉槊向之。邑侯曰。欲

殺殺我官貧民瘠供給無可增也左右曰是強項令麾
之去竟免誅求

送別詩

是年春河帥課士同人赴試清江晤皖北方晉齋浙西
姚亮甫楚南陳秀生集飲酒樓興會颺舉時秀生亮甫
公車北上晉齋有江表之行臨別各爲小詩以識鴻爪
亮甫立成十數韻餘亦極意經營予於諸君爲最稔祇
得絕句云天涯蹤跡聚沙鷗門外雙輪水際舟日暮酒
闌風力緊落花如雨下西樓此少年結交之始同人諷

詠歎歔擲筆而散

粵師誤勝

粵師既小挫。大吏壹意主和。而英夷要求太甚。得旨夷性反覆。不許通商。當卽大申撻伐。朕志已定。毋再因循。某及楊侯怡中。亟皆被議。林公以四品卿銜。調赴浙營効力。時靖逆將軍奕參贊隆齊。抵粵初。及佛山望見夷船舍舟而陸。入居貢院中。同日耆制軍亦至。京營及續調客兵皆集。軍容之盛。照耀川陸。先後製器械。造木筏。編草船。籌備經旬。尅期進戰。夷人來詰云。和約在

耳何故中變。又不使一介明其曲直。調兵欲何爲。縱火焚燒。頃刻灰燼。四月朔。將軍乘賊無備。夜令出戰。鐵騎突出。刀槍齊鳴。礮聲火燄中。弁兵報稱獲勝。燒毀夷艇四沈。溺死者甚衆。大帥相慶於室。官吏悉稱賀。詰旦。乃知誤燒民舟。夷人晏然無所損。而我兵駐守泥城者。轉爲夷衆所乘。棄械無算。

白旗

英夷進犯廣東省垣。知衆官駐節貢院。遂登船桅以遠鏡窺之。大縱火器。附近民居延燒不絕。又由泥城登岸。

夾攻百姓驚擾翼長侍衛等交悔接戰之誤同求將軍
救援夷人素以白旗爲止戰之號倉猝不可得旗乃取
單衾揭竿坡上夷衆見之大譁礮聲始漸息時各帥意
見不同卒無定計甚至令出旋止靡所適從知廣州府
余保純面請將軍主謀二參贊督撫都統提軍會印劄
下廣府行事除某公所得煙費銀百萬復畀夷人仍餽
以洋蚨六百萬和約乃成以夷人恭順俯求通市入奏
朝廷方事柔遠不欲逞兵從之由是歸礮臺納關稅
夷船起貨如故義律與我靖逆將軍議退兵將軍使義

律先之不可。是月十九日。我靖逆將軍帥參贊翼長倚
衛及諸提鎮退兵於金山離省垣六十里。然後義律以
其兵出其據香港者卒不退。五六月間。尙見輪船游逸。
防我兵躡其後也。

附羊城日報七則

廣勇

初英夷至粵。揚言與官爲仇。無害百姓。又恃財引誘
窮民。願爲耳目者甚衆。方林公搜查鴉片。有犯必懲。
夷怨之。兵怨之。將弁胥役亦怨之。轉恐夷人不勝鴉

片不行。前轍不能復蹈。當積重難返之勢。以爲絕我衣食之源也。及夷奪四方礮臺。縱淫肆虐。百姓始悟其奸。操戈相向。四月二日。南海番禺鄉民糾集義勇。佯言官兵擾掠。將入城。懇諸長官。及夜行至半途。轉旆而南。直攻夷船。預募善泅者入水鑿之。毀其輪船一。夷衆倉猝而逃。越數日。民勇復請出戰。都統以滿兵助之。擊殺酋目百。麥。夷兵千數。會湖廣兵聞勝。掩至。爭奪首級。反攻民勇。兩縣令出城解圍。兵勇始散。夷衆乘間逸去。如獲再生。又十餘日。夷出泥城。遇三

元里民鳴金號召一百三村男婦數萬人執梃而集
圍之數重。夷兵千餘突圍奔潰。死者八九十。又殺死
夷官二人。擊傷者無數。時我兵皆立城堞作壁上觀。
義律聞信責大帥。大帥責廣守。百姓懼罪解體。夷亦
狼狽回船。自破虎門以來。鴟張豕突。玩易中國。未有
如此受創者。三戰皆民勇之力。廣勇著名自此始。然
百姓以兵不擊賊。反阻民勇截殺。自是咸懷憤激。益
輕視官兵矣。

林公書

林公之帥督篆也。方奉不許通商之命。代公者親詣公所。專主和議。力言不可戰之故。公語人曰。是來名爲相商。實則箝予口耳。寓書江督云。主和之說。某自以爲秘計。軍營凡奉廷寄。及發兵奏摺。夷書往來。不以一字示人。將弁司道。問及曰。夷人第求數事而已。問所求何事。又秘而不宣。惟密任直隸守備白含章。及夷目賴地之漢僕鮑鵬。往反投報。嘗與義律期會蓮花港。及期。義律不見。明日復往。議甚密。左右莫獲與聞。夷人旣製小船。聽其闖進三河口。故鎮口。

唾手可得。鎮口既去。故直逼省城。即使省城幸而無恙。而各路礮臺。新安香山兩邑。均爲逆夷所占。損國威。長寇志。誰之過與。縱逃法網。必獲天誅。言之可爲痛哭流涕者也。如昨者。川楚調兵。徒爲夷人藉口。較之日前。一氣貫注。難易迥殊。況此次大敗。皆由煙費七百萬兩。激之牛羊雞鶩小米之饌。激之。豈能復溯繳煙之事。若瞞天昧已。再加狂誣。必當暢敘一詞。遣人賁投都察院。亦得光明磊落而死耳。江督得書。喟然長歎。而不能贊一辭也。廣東臬司王廷蘭云。開

門揖盜常事者百喙奚辭。迨至卧榻之旁。已被他人
鼾睡。乃獨歸咎於始事之人。不亦冤乎。天河生云。英
夷之覬覦五口。瀕海游逸。蓄志於數十年之前。飄忽
無常。先後一轍。禁煙變不禁。亦變禁煙。而公得始終
其事。或不至於大變。戎狄之性。知畏威。不知懷德。豈
一朝夕之故哉。

漢奸

初。林公懸賞購夷。夷衆心悸。不留漢人在船。公鼓勵
兵民士氣方銳。及某撤防。減兵畏夷如虎。紳民有擒

漢奸者曰。若卽漢奸。有告販煙者曰。若卽販煙。至有
誤發信礮。觸怒夷人之語。賊始肆然無所憚矣。公之
言曰。自古用兵。必爭主客之勢。得主勢者常勝。逸待
勞。靜制動也。况夷人遠涉重洋。入犯中國。不獨官兵
操必勝之算。卽沿海貧民。已足以與之爲敵。而絕其
生機。自貧民爲夷所用。而我又從而驅之。傷已夷目。
日遣奸民十八人。分班探事。軍中雖奉密旨。同官
所不知。夷輒知之。蓋我軍所用偵探。率以數百錢遣
無賴小民。道聽塗說。或且故甚其詞。以恫喝將士。搖

金聖訓
動人心賊中間謀則力能逆言大帥左右與之其心腹斯其所以異也

王廉訪

廣東王廉訪廷蘭殲心時務有所見直陳大帥不以阿順取容方夷船乘潮進港有擱淺數日不能移動者廉訪請以快蟹四面圍燒必無所逃命大吏韙之而不從他日議律乘輿出入廛市間廷蘭云及此遣敢死士十數輩直前擒之特囊中物耳當事以時方議和止之夷衆之趨烏浦殲德也列艦六十有九香

港。殫。帳。去。其。大。半。廉。訪。欲。乘。香。港。空。虛。以。一。軍。襲。其。
巢。穴。而。別。用。重。兵。守。泥。城。賊。進。省。河。游。兵。與。戰。急。選。
精。銳。由。花。地。斷。其。後。路。使。彼。四。面。受。敵。首。尾。不。相。顧。
可。一。戰。而。破。也。大。帥。復。斥。爲。書。生。之。見。不。聽。廷。蘭。寄。
浙。閩。顏。制。軍。書。云。提。庫。中。之。黃。鑑。惟。有。心。酸。樹。城。上。
之。白。旗。能。無。髮。指。廷。蘭。承。乏。此。地。想。亦。在。衆。人。清。議。
之。中。然。實。有。不。可。活。不。得。死。不。敢。病。不。能。去。之。苦。衷。
袖。手。捫。心。可。爲。痛。哭。所。慮。者。一。蹶。不。振。從。此。爲。外。夷。
所。輕。更。恐。無。賴。匪。徒。漸。生。內。地。側。身。四。望。天。下。當。重。

任者更有幾人。後數年。竟有粵西之變。人咸服廉訪慮事之明。

疲兵

粵東之變。調兵萬有七千。兵不可謂不多。各省支餉數百萬。用不可謂不足。木料採於廣西。火藥器械。運自江皖。軍裝不可謂不備。而決裂潰敗。一至於此。固由貪懦者失策於前。抑兵實不足恃也。奉調之初。沿途劫奪。訴之領兵官。無從查問。甚至指罵官長。捶撻貧民。將弁瞠目視之。不能發一語。抵粵以後。喧呶紛

援兵將不相見。遇避難百姓。指爲漢奸。擄取財物。教場中互相格鬪。日有積屍。莫之統詰。自古無不可用之兵。視乎統領訓練之人。不教而用。誅賞不行。宜乎强者驕弱。者靡矣。夏初。楚兵晝奪十三行。背負肩擔而去。呼羣結黨。散赴各鄉。累日不歸。不知所事。軍書雖在。從無按籍稽查者。時都守以上。駐扎城中。守臺兵丁。望見夷船。急發空礮數聲。捲包而遁。大帥許逃兵入城。而百姓不許出。一二守軍法。恤民隱者。略加約束。忘平日糜餉之恩。爲一時肅法之怨。不變則潰。

矣。國家養兵衛民，文武並重。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兵亦不知兵。世既右文，輕武。武弁又自甘頽放，不求振作。其弊遂至於器械朽穢，猝然召之，糜爛而不可用。

伍紹榮等

夷人之進省河，洋商伍紹榮實導之。一日風雨大作，雷震紹榮長跼死於市。紹榮之友劉參將者，奉檄守橫，描橫描失陷，不知所往。當事奏其殉難，奉旨嘉獎。副將例議卹，未幾潛回，投狀自劾，遂以受傷凋

水遇救得生爲解。同時副將某駐守泥城。泥城爲北門咽喉。佛山出入要隘。某以兩柴艇逍遙其間。聞礮即遁。礮止復還。如是者累月。武官惜死已不容誅。况紹榮擁鉅萬之貲。通欵夷人。託以自芘。計非不善。其如天何。

英國被兵

英吉利內犯之初。正彼國被兵缺餉之會。彼熟悉我之虛實。而我不知其事變。是可惜已。初英夷與俄羅斯兩國交惡。俄羅斯方爭印度於英夷。積歲構兵外。

強中瘠。阿付顏尼木哈臘諸部。又與英夷爲讎。其本
國煙價關稅銀。虧缺千有餘萬。借貸鄰國以助餉需。
及以禁煙故。入犯廣東。兵分財匱。勢頗不支。而法蘭
西彌利堅等國。又皆乞我督撫。請於朝廷。願出兵
船爲中國効力。英夷聞之。進退維谷。當時得如林
公者數人。禁漢奸。簡軍實。仰稟廟算。有戰無和。使
之負重創。失大欲。則英夷畏威懾法。必不敢久留而
去。不必借諸國力。而後患消弭者多矣。乃以一二畏
葸之人。坐失機會。使得從容定變。而專力於我鴉片。

顯布於近。洋奸究接踵於內地。一事失策而毒播宇內。一時貽誤而延禍數十年。得失之機。毫釐千里。惜哉。惜哉。

平陽中丞

某伶者。色藝俱工。絕遊於陝。陝尚秦聲。無解南音者。因甚。無所得衣食。時某部爲秦聲冠。不得已投焉。部中人其擲掄之。亦不甚令登場。會撫署譙方伯。某部當值。屬僚咸集。方伯者。平陽中丞也。數折後。厭聽秦聲。問有能崑曲者否。部中無以應。某伶獨趨進。自承曰。能。曹長愕。

然欲止之則堂上已呼召某伶矣。登堂請命甫一發聲。平陽色喜滿座傾耳聽歌。一闋平陽曰止。笛板工尺相左。他樂器亦無一合者。是烏足盡所長。趣呼藩署家樂和之。使演掃花一齣。伶既蓄技久。思欲一逞。又多歷坎壈憤鬱。無所洩。至是乃盡吐之。瀏離頓挫。曲盡其妙。平陽不自覺其神奪而身離於席也。平陽號知音。舉座見其傾倒如是。莫不嘖嘖稱羨。曲終自撫軍以下。纏頭以千計。明日某郎之名噪於長安。部中人承順惟謹。已持平陽書入都。都下貴人爭愛賞之。宴集非某郎不歡。由

是名益著。閱數歲。平陽擢陝撫。冒賑事發。被逮下刑部。獄家產籍沒。眷屬羈滯。京邸衣食不給。終日相對慘。但忽一蒼頭問訊而至。言主人命致意。已爲夫人覓得一安宅。趣呼輿馬送至。則屋宇精美。米薪器用下至箕帚之屬。一一完好。顧不知主人爲誰。時平陽已論大辟。繫獄久。生平故舊無一左右之者。一日晨起。突有人直至。繫所哭拜。不能起視之。則某伶已去。其業居京師。作富人夫人宅。卽所置也。於是卽獄中置酒。復爲平陽歌。掃花齣甬半闕。平陽大哭。卽止不歌。而相對淚下如綆。

縻自是朝夕至視寒煖調飲食有甚於孝子之事親者。
棄市日具棺槨厚斂之送其櫬與妻子歸里又卹其度
日費度足用乃止後不知所終常熟王言可曰受恩必
報乃出白若輩哉天下惟知己之感沒世難忘若平陽
者僅足知某伶耳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
嗚乎彼何人哉

塞外尋親

鄭孝子立本蕭人父相德坐事戍西域立本稍長知之
痛哭廢寢食及年十八辭母尋父家故貧誓以丐往母

初止之不聽臨行哭而戒之曰汝父左手小指缺一節
中有橫紋幸而相見以此爲驗也歷半年行抵庫車查
軍籍無父名流寓數月未知所往邊徼人稀地廣又無
可乞食者困甚會軍將高魁元聞立本操中土音問之
具以告魁元驚曰汝父我友也曩同戍烏魯木齊之綏
來縣雖然別八年矣去此三千里中隔雪山往大不易
也餽貲而別立本既知父耗心益急時張格爾餘黨未
靖官道梗塞乃裹糧走小路攀崖越嶺誤入深山前臨
陡澗深不見底立本旁皇無策忽有獸自南來大如象

疾行若電，黃光閃爍，舉步作金聲，瞥然北去。因念此物來處，當有途徑。黑夜探行，轉折至天明，乃回庫車之路。惆恍道旁，氣息僅屬，惟呼天籲父而已。差官趙弁者，從山脊過，問而憐之，曰：「我轉餉回，卽赴綏來，當攜汝行道。路險巇，勿自往。往亦不識也。」託立本於回務主事奇氏家，奇禮遇之，居逾年。趙不至，亦無他伴，乃復潛去。行入戈壁中，絕水。時夏日酷烈，掬路旁馬溺飲之，飲而嘔嘔，而復飲。如是數日，憊極而仆。適番衆騎馬過，撫之，未絕。負至泉，飲之。逾時始蘇，又以餅餌食之，復起。行數十里。

見天山雪水洶洶迎來自念有進死無退生褰裳涉之
寒若層冰中挾砂石如碗如拳擊脛骨痛不可忍良久
得岸始達土魯番大道由是歷蒙古塔白洋河至烏魯
木齊急奔綏來縣訪問則父已病歿數年矣立本長號
過市慟不欲生。瀕死者再。先是相德抵戍。西人延請教
讀隸門下者頗多。卒之日。共營葬焉。及聞立本至。告以
墓所。爭延致之。立本既告墓。患病二年。同門輪視不少
怠。以故得不死。他日。啓墓。門人悉會。中國人流寓西域
者。咸來設祭。祭畢。開棺。體膚悉化。惟左手獨存。缺指橫

敘宛然。遠近駭異。以爲天留隻手。以待孝子辨認也。立
本益哀哭不能止。衆上其事於都統。沿途具夫役給驛
馬護孝子負骨以歸。時英夷入寇廣東之前四歲也。蓋
往返二萬數千里。時歷八年。立木抵家拜母。相持悲泣。
葬之日。父老士女奔走往觀。咸呼爲鄭孝子云。鉢池山
農曰。我朝孝子尋親。若益都冷秀才昇之。遠走龍州。
崑山曹君起鳳之跋涉西陽。難哉不多觀已。然或資力
有餘。猶有賴焉。鄭孝子乞食絕域。備歷荼苦。卒能辨認
墳。節以歸。至誠感神。信夫。世之日侍庭闈而奉養疎略

者得不痛哉

定海再陷

英吉利既定廣東之議。餽夷銀帑無所出。使洋商伍怡和貸金足之。夷人索廈門。甯波。上海。益堅。治粵者了粵事。不暇恤他省。秋八月。英夷再至廈門。陷之。其赴浙。曾目曰郭僕僕。義子曰陳祿。浙人也。深悉沿海地利。導之深入。方是時。總兵葛公雲飛。王公錫朋。鄭公國鴻。守定海。而大帥統重兵駐鎮海城。夷攻定海之竹山門。三鎮且戰且守。飛書請兵。大帥不應。戒死守。毋望援。於是三

鎮台兵四千當夷人二萬餘死傷旣多繼以敗潰錫朋
憤甚獨揮短刀陷陣所親卒及身自盪殺數十百人力
竭被刺死國鴻別領一隊衝入夷兵中縱橫盪決當者
披靡會夷兵大至圍之數重竟以中銃亡於陣而葛公
雲飛死尤烈雲飛駐守南路土城手掇四千勛礮擊夷
復帥部卒持械步鬪夷酋安突得執大綠旗麾兵進公
罵曰逆賊終汚吾刃斬之刀折急拔所佩劍仰登竹山
門賊飛刀劈公面去其右半血淋漓徑登賊駭迸間忽
有礮背擊公洞胸如盪而沒安突得者上年被擒於浙

軍夷人歸我定海請釋還國者也先是天雨浹旬公青布帕首麻袍着鐵齒韉日拊循士卒靈潦中屢戰卻敵行營有藥桶二公密納火線其中而朱書封面曰餉銀賊至取之盡焚死義勇徐保者夜跡公屍走竹山門雨霽月微明見八半面立崖石下兩手握刀不釋左目猶睽睽如生歎負之者不能起聽而祝曰盍歸見太夫人乎遂乘夜浮海三鎮旣坐兵少同日爲難夷人乘勝陷鎮海諸帥或移軍他所獨欽使裕謙公投洋池死初廣東謠言公得虜必剝其皮公曰虜謂我不能爾

耶遂擒兩夷目剝其皮以故夷人怨公次骨以十萬金
購公屍甚急干總馬瑞鵬泗水出公載以小舟送至省
垣歛之方事之殷林公在浙奉命削賊虔伊犁論者
追咎公督兩粵繳烟激變故也南中諸君子有贖鍰之
請公致函婉謝怡然而行鉢池山農曰三鎮之殉行略
謂請兵大帥不應而裕公幕客陳時謂海風大作文報
斷絕所致傳聞異辭然所繫於大帥者是非得失相去
遠矣

余步雲

浙江提督余步雲用鄉勇起家。勦川楚教匪。積功爲大將。趙金龍之叛。步雲功最久。歷行陣。號知兵。鎮海之失。知府黃冕奉裕公命守金雞山。而步雲守招寶山。同時兵潰。陳時謂步雲意不欲戰。怏怏懷兩端。且以嫁女爲辭。牽綴致敗。夷人遂犯寧波。焚掠慘酷。祿又導之搜括。牆根地窟靡有子遺。先是慈谿富紳葉仁製鐵鎖梅花椿。堵禦海口。費銀至二十萬兩。夷至。我兵無一人駐守者。燒鎔拔毀。數日而盡。當事者咸恃重。知戰守不可恃。米鹽牛豕私相餽遺。而步雲卒以失機被劾。逮赴京。

師。斬。於。市。

涇河夜行

是年冬十一月讀書涇河周氏池館日暮由平橋舍舟而陸暝霧霏微策騎宵征涼雨復至辨色於水覽空若冥間途則怒犬當人避淖則長松絙馬瞥一燈之明滅心疑是而更非既而危橋度雲怪石蹲虎既倚僕以爲命乃徒行而屢傾身異蓮花淤泥半染手無筇竹濁酒難沽聽遠柝兮如沈陽前村兮又過旋折既久甫達高齋時周張諸君清飲方終沈盞更酌回顧所來之徑如

判人天矣。